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十七回 御苑試文武技藝 鄰家逗男女春情

柏梁體古風詩曰：瑤華文義貫且通，瑤華武藝壯且雄。面為小試舒心胸，敢將抱負陳九重。
天顏有喜授元戎，連朝樂事何其同，又聽鄰家話唧噥。

話說素蘭知道，皇后要留瑤華在宮中住宿，斷不敢辭，尚向瑤華說知，轉奏皇后，將在外的使女，引領進宮伴宿。瑤華依著奏了，皇后即傳旨，令太監們知會。

皇后細看瑤華，居止端重，十分優待。又敕傳長公主們，來宮與瑤華敘姐妹排行。不一會都到，瑤華接見，也只得四個了，其餘皆下嫁或亡過。正要相敘稱呼，忽報駕到，遂一同出宮迎接。帝見四個長公主在宮，遂道：「你們敘過排行沒有？」都說還未。帝對瑤華道：「我指示與你曉得。」指著年約三十餘者道：「這是第七長公主，曾經下嫁，已寡居了。」指著年約二十餘者道：「這是第八長公主，還未下嫁。」指著年約十七八者道：「這是第十一長公主，也還未下嫁，其餘皆已下嫁了。第十二、十三兩公主，皆早薨逝，你該排行第十四。」瑤華又跪下叩謝，帝令長公主們扶起，又問瑤華日常所學，有無伴讀之人。瑤華一一奏明，並指著四婢，並在外四小廝，均係幼時同學。帝問：「你之所學，他們也能嗎？」瑤華道：「都能。」帝又大悅，遂令小太監傳宮正司鄭貴妃來。原來這鄭貴妃，名留仙，女宮中文才數為第一，詩歌詞賦色皆能。帝欲面試瑤華等才調，故爾敕傳。不多時，小宮監引到。瑤華見鄭留仙生得玉貌亭亭，居止閒雅，向帝後前起居畢，又與各公主請安。帝指著瑤華及諸婢道：「這是福王的郡主，如今已續在先皇駕下，加封為十四長公主，是個文武全材。

今日朕要試他的文義，這些婢女所學，亦復如是，卿來和他們唱和一首。」留仙道：「既有多人，便可聯句。」帝道：「聯句更好，朕出個題目與你們。」因見庭前玉蘭盛開，遂指道：「以此為題就是。你起句。」

留仙遵旨，早有宮女們設下紙筆在案上，留仙想了一想，遂寫下一句在紙上，進呈帝看，是：

本從御苑倚雲栽，

遂令宮女遞與瑤華看了，瑤華亦即趨至案前，提筆續上一句，進呈帝看，是：

寄體還是木筆胎。

遂傳四婢女都到案前，道：「你們挨次聯下去。」四婢女齊至案前，挨次應是：

素蘭遂提筆寫上：滴滴九天垂露重，

意欲進呈，帝止道：「你們四個都聯了再送。」素蘭遵旨，即將筆遞與梅影，梅影不加思索，提筆直寫：亭亭一樹向春開。梨雲接過筆來，沉吟了一回，才寫上道：

含苞絕受黃金蕊，

將筆遞與鬱李，鬱李也不思索，接過筆來寫道：

初綻如擎白玉杯。

寫畢一同進呈。帝逐句看了，道：「很去得。」仍令宮女弟與留仙，四婢女即時退下，留仙接著，前後看了一遍，遂又寫道：

姑射仙姿何杳渺，

帝見留仙寫完，即令瑤華結句，瑤華遵旨，遂接留仙手內之筆，寫上道：

姍姍環■自空來。

瑤華寫完，自捧進呈，帝接覽數四，喜盈眉宇，指道：「工律悉敵大家，都不相上下，且各有各的意思。如鄭妃起句，即暗指瑤華，而瑤華順著其意，直貫而下。這四婢的承轉兩意俱佳，不但得應制之體，且又得各人的身分。而鄭妃結這一句，往前推去，推得妙極，似乎要瑤華照此結住。豈知瑤華更妙，偏又從空收回，真令人猜度不出。聯句至此，可稱絕唱。」又問瑤華道：「你讀了幾年書？」瑤華奏道：「自五歲上學，直到如今沒有間斷。」帝又指著四婢道：「他們呢？」瑤華道：「也如此。」帝道：「怪道文學如此甚深，可見工夫。」又向瑤華道：「文才已見，明日還要一試武藝。」瑤華領旨，遂出宮去了。於是皇后即令留仙在宮陪侍，一夜無話。次晨瑤華隨著大眾，四鼓起身，趕著梳洗，並即奏明皇后，恐皇上要宣召試武，令太監們往寓所取更換的衣服。天將平明，已有小太監來傳旨，宣召說，在宮內小教場試武。恰好衣服亦已取到，遂將試武的錦襖著在裡間，外邊仍穿大衣，四婢女俱更換齊整。辭了皇后，隨著小太監出了寧坤宮，即有宮中小車伺候，遂各坐車，一徑到教場來。

到得教場門，遂下車步行，直至皇上寶座前，起居請安畢，帝問瑤華道：「騎射自然習熟的了？」瑤華答應，遂令各跑馬箭一趟。瑤華們領旨，即將大衣卸下，早有太監們伺候。各各拴縛停當，紮起裙幅，辭下殿陛，上馬到教場下邊。瑤華領頭，飛上馬道射馬箭，三枝沒有一箭落空。這四婢女亦即接聯而上，縱轡而飛，轉眼間俱各上殿報箭。皇上深加贊賞，又問：「可敢與人比試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遵旨。」帝問：「比何技藝？」瑤華道：「男女之間，別件不便比較，惟打彈丸最為得體。」帝即令趙王於京營內，挑選五名頂好準頭的彈弓手武弁，進宮比試。不半個時辰，挑選得五名帶領引見，帝諭道：「這是十四長公主，武藝甚強，你們敢同公主比試彈弓麼？」武弁們領旨，又奏道：「萬一傷損，要求赦免。」帝降旨道：「既要比試，那得保全無事。」遂對瑤華道：「如何比法？」瑤華道：「大家先對彈三弓，然後各受三彈丸，彈丸落地，即是輸了。」帝令各起，就在殿庭之下斜立對彈。只見五個之中，走出一個高長大漢，攜著彈弓，走到殿陛跪奏道：「臣敢與公主對彈。」帝俞允，遂走下西南角上站定，瑤華站在東北角，也執著彈弓，大家各持鐵丸，開弓射來，兩個彈丸在半路貼准打著，一聲響亮，都落在地。又一彈弓也如此，再一彈弓又如此。帝喜得眉花眼笑。那武弁道：「請公主先打末將三彈丸。」瑤華道：「許你先打。」那武弁真個開弓打一彈丸來，瑤華用左手一張，彈丸正打在袖裡，縮進右手，從衣內接住。武弁又發有彈丸來，瑤華用右手一張，也打在袖裡，左手又在衣內接住。武弁又打第三個彈丸來，瑤華用口咬住，將三個彈丸繳在帝前，大加稱賞。旁邊站著一班親王、近臣，各各喝采。

帝令瑤華打武弁三丸，瑤華遵旨，照前立定，即取丸開弓打去。第一丸武弁接在手中，第二丸又到來，也接在手內，打三丸連著趕來，那武弁手腳略遲鈍一些，早接了個空，急將身躲過，幸未被傷，那彈丸就落地了，遂於地上拾起，繳於帝前。帝略不顧視，又令四婢和那四個武弁對打。第二三四個還可支吾，到第五個武弁，更覺不濟，早被鬱李一彈丸打著眼睛，撲的倒了。趙王在旁，連忙揮令抬出。

帝怒目視趙王道：「京營將弁如此無能，皆由爾平日不加訓練之過。」趙王免冠請罪。帝令太監進宮，取出花紅表禮，賞與瑤華並四個婢女，各各謝恩甫畢。只見太監呈到通政司遞進四川大將軍求救的表章來，帝閱畢，遂諭瑤華道：「你父親在川已將叛賊圍裹，只少一支兵馬，再當一面，你武藝出眾，此去必定奏凱。」瑤華道：「仰賴聖王天威，兵將效命，自然不日內便可剿滅，毋煩慮慮。」帝即下旨，論兵部照例分撥隨管司員，並飭欽天監，選擇出師日期，另行選兵隨徵。

瑤華也即離宮，暫告休沐，帝允准。瑤華仍坐小車回宮，再辭皇后，領同四婢回寓，早有小廝們接著，一同回到寓所，請安畢，瑤華坐定，埋怨鬱李道：「在聖主之前比武，不過兩不相虧就是了，何必打傷人家，連累趙王都擔不是，成何體統！」鬱李笑道：「這武弁技藝實在平常，婢子還是招架著他，不然三彈丸個個都打著了。」瑤華喝退，遍視寓所房屋，甚為湫隘。再往房間內看視，覺是隔著一層板子。就聽見有女人聲音，板縫內一張，乃又是一家居住，甚不安穩，便令張其德去責備隨行副史，辦理不善。其德進來稟復道：「京城房屋大概如此，實沒有好似他的。」瑤華又到對面房間看時，也是一般，其板縫竟有一指寬，幸而兩邊俱用紙糊滿，不然聲息相通，如在一室。瑤華自小不曾見過這個光景，心上狠不自在，卻也無法可施。只得令張周兩人，多備帷

幔遮掩。仍又走出前廳，令小廝們傳諭副史，打聽有幾家親王、郡主必須要到者，明日早往請安。

副史答應去了。不一會，副史飛奔來報：「皇上有旨意，並派長史官一員，令史官兩員，護衛親隨六十名，金印一顆，即刻到了。快排香案接旨。」張其德和這此小廝們，手忙腳亂的鋪設。瑤華入內更換朝衣，卻好天使已到，遂從大門口接進，於前廳上俯伏聽宣旨意。那天使捧著旨意念道：

奉聖旨，朕閱十四長公主，文才武藝，甚為出眾，現今帶兵赴川會剿叛逆。但既統兵領將，未便不掛職銜，不領印信，今特封為武威蕩寇經略正使，獨當西面，止聽監軍使節制。特鑄金印一顆賜與，行軍信守之用。仍循今主舊例，撥長史官一員，令史官兩員，以備辦理府中之事。護衛親隨六十名，為出入擁護之需。現在寄旅京師，無所棲止，查有抄沒客氏房屋，賜為別第，便於休止。欽哉。謝恩。

瑤華拜舞謝恩畢，請過聖旨，令副史款待天使，茶畢即去。隨有長史、令史三名，各具手板呈上，並即叩見。瑤華閱那手板上開：新撥長史官趙宜，又新撥令史官何鵬、高鑿。隨令進見，即有隨行副史帶進，齊齊叩拜，請安畢。瑤華見那趙宜品貌魁梧，何鵬也還可以，只有高鑿生得短小，不甚出眾，遂吩咐道：「蒙皇上天恩，賜有客氏房屋，你們速去查收明白，連夜趕緊修整。我這寓所很不便易。欽天監也不知擇那日起程，這裡實實一刻難居。」長史、令史各各應諾，趨出去了。隨後又有兵部撥來隨徵司員四名，各呈手板叩見，瑤華看那手板上開：兵部員外郎王濂，兵部額外員外郎李觀成，兵部即開員外郎車駕司主事錢連壁，兵部郎中隆補員外郎毛一清。瑤華道：「此時且免參見，待點兵升帳時再見罷。」遂打發去了。又令荷香同隨行副史將護衛親隨軍點收，暫令各處居住。

瑤華自回房中休息，梅影笑向瑤華道：「如今是要稱經略爺了。」瑤華笑道：「浮名浮利，與戲台上傀儡一般，妝什麼就稱什麼，鑼鼓一息，燈火一滅，依然是塊木頭，有何好處？」大家又說些閒話，就擺膳了。

膳畢之後，覺懶倦得很，蓋瑤華從未經此數日拘束，故覺勞倦。遂令婢女們趕著鋪設衾枕，先自安寢。仍是梅影在房伴宿，吩咐梨雲、鬱李在中間守夜，素蘭和周青黛在對面房住，張其德守門，就於門房內歇宿，四小廝令在前廳耳房內住，各各遵令安息。

瑤華睡得太早，一覺醒來，聽那更鼓還止三更四點，自家屋裡寂靜無聲，只聽見隔壁那家有男女唧唧悄語之聲，偏偏這炕床並在一綫，只隔得一層薄板，雖低聲悄語，也聽得明白，是小夫妻兩口。先還說些家常，恐怕老的聽見，所以唧唧，以後漸涉戲語，響動起來。京中風俗，凡作此事，女人必要將得情處隨口道出，以男人之興十分明朗。瑤華長了十六歲，從未聽見這樣聲息，遂把梅影推醒，也教他聽著。隔一會，就不響了，漸聞鼾聲大作。

瑤華對梅影道：「這是什麼怪聲？聽得教人好不難過。」梅影道：「想來男女同室，自有這些怪聲了。」瑤華道：「不知怎樣的好處？就不顧忌憚如此。」梅影道：「若無好處，那肯作此奇形怪狀之聲。」兩個人說得高興，大家摟做一堆，也乾燥脾了一回才睡著。瑤華同梅影第二日倒起得遲了，素蘭來敲門才醒覺，一面伺候梳洗，一面問道：「公主昨晚早睡，為何今日倒起得遲？」瑤華和梅影兩個笑將起來，素蘭細問因由，才悄悄把昨晚所聽之事，說個不了。素蘭道：「這邊還是聽，我那邊還好看哩。」於是兩個又細問素蘭，素蘭道：「教我說不出這些形狀，若今晚還住在此，請到那邊看就曉得了。」瑤華道：「聽已儘夠，還經得起看？」素蘭道：「聽只有聲，看就有形了。」梅影道：「周青黛也見了麼？」素蘭道：「他倒好，睡還來不及，那有工夫去看。」

正說著，張其德進來稟道：「副史來說，親王只有趙宋兩王，都在這邊不遠。若郡王甚多，恐怕看不了許多。據長史說，均可差人致意，不必到門，下嫁的長公主們到京都都如此。」瑤華道：「既如此，差人致意就是了。」又見周青黛來報說：「長史又來稟知，欽賜的房屋連夜已將上房修整三進，公主要搬，先可搬住。」瑤華道：「再問長史，今天日子可好？」周青黛去了一回，來稟道：「長史們說，今日是黃道，不將是大好日。」瑤華遂令遷移過去。一面叫人收拾，一面擺膳。小廝們稟命，進來搬東西，沒半刻的工夫都搬完了。瑤華們膳畢，就有長史們在外傳進話來：伺候齊了，請公主上轎進新屋。

瑤華更換了衣服，四婢女亦一齊打扮，簇擁著上了八人大轎，也不垂簾。婢女們另坐後擋車，四小廝騎馬前導。早有京營將弁打著經略將軍的執事，前呼後擁，導子打有一里路長，好不榮耀，引得六街三市的人擁擠不開，都說從沒有見過這麼一位公主，到封拜了經略將軍，會領兵出征。又有在旁的道：「你看他不出，這麼一位嬌嫩的公主，他的武藝好不了得，前日京營裡挑了幾個絕頂好武藝的將官，在皇帝面前與他比試，他把那將官打得滿頭臉都是血，連眼烏珠都闖了出來，他如何做不得經略將軍。」瑤華在轎內聽見，到覺得好笑。眾人聽得都一個個羨慕不已。不多一會，將到新屋，只見街路兩旁停的轎馬也不計其數，又見那人頭挨擠得結結實實，前面步軍將手中鞭子木棍打出一條路來，轎子才走得過，那人聲嘈雜，嚷成一片。好容易才到得新屋門口，進得門樓，迎接的男女又是一大群，也不知是那處來的。瑤華在轎中，令長史將各人手中所呈的手板、帖子一概接下，另立門簿一一登記，眾人才起去，讓轎到正廳中間歇下。才要下轎突見四五個一身襤褸，像個求乞者女人在轎前跪下，口裡嚷道：「求公主救命！」

瑤華不和頭腦，到吃了一驚，遂令傳喚長史，而長史已到轎前，瑤華道：「這班是什麼人？在此求救。」長史道：「公主，這幾家婦女，都是從前客氏看門的家口，夫男俱已正法，房子抄沒閒空，這幾個老婦無處棲身，仍在外間門房內挨著。今房屋已是公主之業，小官不容他們在此，故來喊救。」瑤華道：「既有這段因由，即應預為驅逐，或有哀憐他們無處依傍的意思，為該預先稟明。今我轎尚未下，乃被這班婦女唐突，這都是你這狗官辦理不善，著實該打。」長史聽見發怒，立刻跪下，免冠認罪求饒。瑤華喝退去，那長史才敢起立。瑤華方走出轎，長史撥轉身來，就去趕逐，這些婦女又喊哭起來。瑤華回身吩咐長史道：「我既知道，且聽我處置，不容你擅主。」長史啞啞連聲而退。

兩旁的執事護衛人員道：「阿啣，這位公主年紀雖輕，好不利害。」內中一個道：「不利害如何去做經略將軍。」

不提外邊七言八語，再說瑤華進到第二層，廳堂十分爽亮。又轉到第三層，更覺高大宏敞，都是七大間，院落深邃，且有園亭氣象，又是樓房，修理如同畫上一般，鋪墊陳設，應用什物，色色俱備，且都是上細之物。遂問張其德道：「這都是我們發價置備的麼？」張其德回道：「我們並沒有發價置備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麼是那裡來的？」其德道：「奴子方才也曾問過長史，他說當日抄沒客氏房屋家產，並未奉指變價，所有屋內物件，只原舊封鎖，只登冊記數。昨日長史往戶部請領，也照原舊交割，所以一切傢伙物件富足有餘。只這三進屋內器皿什物，因匠工修理，思怕遺失，滿滿的都封貯在大樓上。」瑤華道：「皇上的恩典大極了，房子的價值有限，倒是存貯物件，數倍於房價了。可令長史將檔冊送來查閱。」

其德答應出去了。不多一回，又來稟道：「長史請公主到前廳稟話。」瑤華帶了婢女走出前廳，只見長史手中拿著一大摺手板、帖子，上前稟道：「親王趙宋兩王爺有帖請安，並送賀禮。」另外又各送宮女四名，應否收下，請公主定奪。」瑤華道：「趙宋兩王是我嫡堂兄長，不必客套，竟收了就是。與來使重重的一個賞封。」長史答應了，又送上十九家郡王的請安帖。也有送賀禮的。